天津路浙江路口：新開大上海飯店
英大馬路著粉弄內
▲電話（九四〇五〇至九四〇五九九四一五四至九四一五九）共有十六線

曾文正

（丹翁）

蔣委員長今夏駐節怡和村、四面無遮、熱度高絕、痱生竟體、不輟辦公、其蒸聲勢、向未越漢過遙、自蔣督師、連戰皆捷、敵已引退百里以外、蔣實自比曾文正、平心而論、用兵如神、疑或過之、容人之量、却亦相近、惟信任才智、再能師法、則尤足多矣、曾文正自言工相術、而舉士之格、並未嘗以殊省異系、以判黨籍、故左文襄李文忠諸大名公、甘爲輔佐、敬拾全局、爰賦二絕、並仰先賢、

曾業興藝各擅名百年饒美兩先生文章難老談諧、恐被人稱郭嵩燾

滄海能容真水師誰求試用不依依因知門下過人衆獨論存心到合肥（昔清廷命李鴻章率師助曾國荃、李但旁爲聲援、一若絲毫未用實力、曾文正與其九弟沅甫書曰、李君如此存心、則過人遠矣、）

將張裂痕說無稽

（聽道）

張學良辭職照准、軍委分會復無張名、道路傳言乃謂蔣汪同謀以去張、爲張裂痕已見、實則蔣於張尚未易幟之時、力排衆議、畀以國府委員、可謂張生平第一知己、故張於前歲亦以巧電入關報之、張不入關、九一八之變、不致如是之速、似蔣負張、然潘事之後、張爲各方責難、有懷莫白、若非蔣周旋其間、則鄂魯圖議所提、國難會議所決、兩次之撤職查辦、早經實現、則蔣殊有利於張、前此張爲蔣所累、開罪汪閣、今蔣又爲張所累、輿論不滿、側聞近頃北平軍事會議之時、張部有嚴責蔣代表張羣者、羣淡泊自甘、官情若水、一笑置之、張部尋亦是非大明、蹤釋矜平、不作激烈言論、羣辭軍委、此亦不無原因、若援此而謂蔣張已有裂痕、誠未免淺視蔣張矣、

鄭鍾秀博士

鄭鍾秀博士、自巴黎歸後、因其範圍內所建新屋、尚裝璜未竣、且天氣酷熱、迺於十三日赴莫干山避暑、秋涼返滬、仍執行律師職務、（柳）

鈔票稅之交換條件

（淵淵）

財政部之徵收銀行鈔票發行稅、宣傳已久、迭經銀行界與財部接洽、請求緩辦、今者政府以羅掘俱窮、發公債既勢不可能、銀借欵又難長莫及、故鈔票稅又盛傳一時、銀行界乃推張公權胡筆江等爲代表、與宋子文切實磋商緩徵辦法、宋於廬山會議閉幕後、即來滬接洽、其結果將由銀行界承認某項借欵爲交換條件云、

政府特征魚稅說

（杞柳）

特爲畫策、謂可從實業部所轄之江浙漁業局、先行試征漁稅、計分甲乙二種、甲種魚產、每百斤徵大洋四角、乙種每百斤徵大洋三角、如有成效者、爲淞滬通鎮海五區、隸於浙者、爲留定溫台四區、共成九區、創設已將二載、其組織每區設主任一、由局長呈請部中任命、局中分立三科、（一）漁業、（二）總務、（三）保安、惟設此局初意、以漁戶散處海濱、專司保護、並無稅收名目、但亦規定所謂護

貢夾培另闢途徑

（蘇傑）

申報既受五省扣報處分、曾一度派員赴漢疏解、頗聞中央極愛護申報、而不願黃炎培陳彬龢陶知行三人利用、厥後申報業已解禁放行、而陳彬龢君聞訊、首先向申報當局、自動辭職、並刊登廣告、聲明自即日起、還我初衷、自此「彬」之時評、告一段落、陶知行君自署不除庭草齋齋夫、本爲投稿性質、去留不成問題、故黃炎培氏、黃任申報總管理處設計股主任、負革新全館業務之責、任事之初、即以職業教育化爲整個之計劃、不料進行未久、阻碍橫生、住萬年餘、無所建樹、此次申報扣報問題發生後、黃初仍力持鎮靜、每日照常到館辦公、至前日乃以辭職聞、按黃迭在各處演說、均謂天無絕人之路、此路不通、則可另覓他途、要視各人努力之程度、以爲成敗之準繩、今黃殆擬於申報之外、另闢途徑也、

麥加利銀行上海副理

麥加利銀行上海副理懋萊君、升任津行總理、日來忙於交卸、其住宅中蓄佳種洋雞無數、日前電南京和記洋行其親某氏、悉數贈與、（良）

張惠長之飛鳴

（葉）

張惠長近日發表談話、詞鋒犀利、港報有驚人之標題、而文字則多空白天衢、集觀大意、謂「丁紀徐炸飛鷹、算是好戲、我則實不參加內戰、只求對外立功、陳濟棠對和平使者談話、稱空軍經理處處長、侵吞二十萬一節、祇有我不能、要我交出五架飛機、不過欲增加內戰兇器而已、」說者謂張將軍非但一飛冲天、今且一鳴驚人云、

徵稅罰鍰國報記

（伊人）

海生者、路政之平章也、治績卓然、以時局變遷而隱、徜徉於首善之區、未始不參預軍國大事、生負不羅才、行多跌宕、一夕在戊己客舍、招一歌女至、正調笑間、邏者循聲入、捕女與生、往官裏去、生守法者、不發一語、遵剛十年而去、人固不知其爲赫赫大吏也、歸思偶聞鄱澤、亦尋常之舉、且未及於亂也、心殊不甘、次晚復闖原室、攜其寵姬往、姬年正少艾、楚楚有丰致、邏者見之、以爲又入彀中、闖戶進、兩人嘿然、任其逮捕、解官、生出名刺、則眞姓名、冒與眷屬偕、小作遊憩、何干卿事、官大懼、立報其長、長素善生、函趨至慰藉、送之歸舍、乃已、戊己客舍、爲歌女出沒之地、時苦邏緝、聞此事、咸爲撫掌、謂生實智囊也、

再生不生

（聽道）

張君勱張東蓀二先生、愚之畏友也、治學之辛勤、持身之嚴謹、可爲士林風範、今年五月有「再生雜誌」月刊發行、愚讀創刊號君勱之「我之俄國觀」、以爲此實當務之急、按期購求、乃迄不廣續、意者其有罪行本乎、抑待至四五期乎、昨過北平某書肆、詢八月份再生發行未、則曰再生以延毀國民黨、禁止發行、自四期起、闖已停刊矣、過其他書肆、果不見此再生、竊願二先生祇研學術、勿談政治、捲土重來、愚日望之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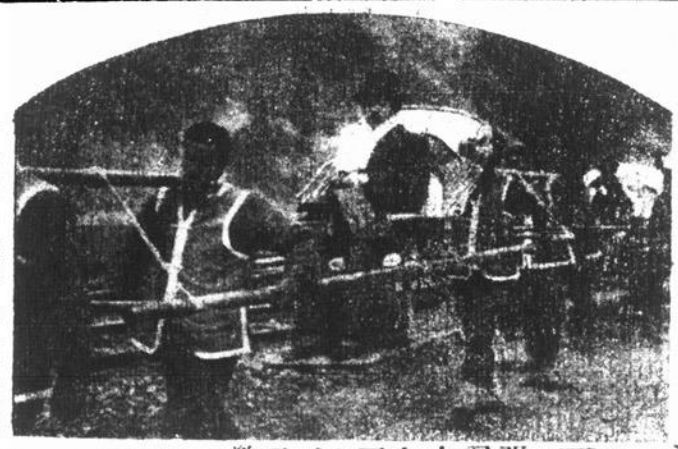
近日海容南下

近日海容南下、欲收福安海瑞等艦、兩艦急駛入黃浦、陳濟棠嘗云人不滿意、不妨自去、物則粵物、不容帶走、然飛鷹沉、中山去、殊未達人去物留之目的、（葉）

子文部長才

子文部長才如劉安、亦有仰屋之概、有自號理財家之清河公、洞賜時艱、財政部之有數部份、曾發全薪、而有爲掩耳盜鈴計者、則發薪時仍打折扣、惟儘可借支、有如發八折者、此二成仍可開條向會計處支取、下月亦不扣抵、蓋對外則仍云發八折也、然而有數機關、則僅發維持費、致不足以支持、而不平之聲起矣、即如軍界、似所謂憲兵者、所得之餉、較優於士兵、因此又令人有所不滿、今八月又在下旬矣、而各機關之職員、引頸嗷嗷、希望復薪、如大旱之望雲霓、然各要人正商略黨國大事、無暇注意及此、或曰復薪運動、亦無統一辦法、蓋各機關亦正在祕密進行、各行其是也、（微妙）

辭職中之張學良氏



自右起何喜生蔡愛玲何歡生三女士